



星谷短論集

星谷短論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长春

日五廿五

星公短論集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统一书号: 10091·438

印张: 2 1/2 字数: 57千字

印数: 5,000册

1961年10月第一版

1961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 三角二分

小 引

這是一本小雜文集。內容分作兩部分，前邊是談文艺的，后邊是談思想的。大都是于1961年間发表在長春的各报刊上。

所以要結集起來，因为這里討論的一些問題，許多同志还有兴趣。可算做拋磚引玉的磚。

因为文章都很短，談的方面又杂，发表时又多用的是星公的笔名，故名星公短論集。

一九六一年九月

目 录

从写信談起.....	(1)
創作是文艺的采掘工業.....	(4)
当代英雄的形象.....	(7)
要揭示出美來.....	(10)
捕捉住入民心上的旋律.....	(15)
注意劳动中的詩.....	(19)
欣赏音乐的感想.....	(21)
积极和趣味.....	(26)
朴与華和艺术欣赏上的互相轉化.....	(29)
从炒菜想到文艺.....	(31)
杂文一得.....	(33)
文坛花放.....	(35)
紅五月心談.....	(37)
舞台上下, 水乳交融.....	(40)
为什么人們這樣喜欢“楊家將”?	(43)
一个鑊而不舍的典型.....	(47)

爭鳴与學派.....(51)

漫談“古”“今”.....(54)

理想和求實.....(58)

下放勞動和世界觀.....(61)

永遠保持小學生的精神狀態.....(64)

才、學、識小論.....(66)

荀子和反對片面性.....(68)

種牛痘和吃補藥.....(70)

鷹是怎樣才學會飛的？.....(73)

師生之間.....(79)

關於這一代人.....(82)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从写信谈起

××同志：

几次催稿信都收到了。可是不能回。因为我能写点什么呢？什么都写不了。可是信总得复啊，于是就来写信。书信从什么时候起算作文艺形式，我没有去考据，不知道。过去上学念书的时候，尺牋是看过几本的，老师还说那是写信的样子，要我们照样学。可是，实在不幸，我一个样也没学好，忘的光光的。连累我到现在连封信也写不好。不过我究竟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点秘密。就是有些人平常说话和写文章拖拖拉拉，道貌岸然。说老实话，实在枯燥无味。可是，偶然的会我看过他写的信，却很流畅，真挚。有时还透露出不少的思想的光芒。这事实教训我不可以貌取人，或以言语看人，也教训我，一个人表达思想是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如果提起笔来先下一个决心，正襟危坐，“我要作文章了！”或“我要写讲演稿了！”在这个精神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东西，很

可能是八股气不小，象有个架子撑着似的。可是，一封家书，或給一个熟人順手写上一封信，他就不見得那样紧张，就很可能写得很自然，流暢，真挚。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是“自由”的人，以真我与人相見的人。这样的信倒很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一看。

难怪一些通俗的告訴青年如何写作的小冊子上都說：

“什么是作文呢？”

“作文就是写話。写你要說的話，用你尽可能簡練、生动的文字把它写出来，就是文章了。”

我看这个說法确有道理。証据之一，就是我就交不上稿，只能写信。

中国文学史上两个对立的論文章的宗派就是这样吵了一两千年的。一派主张“文以載道”，由孔老先生开的头，他自己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肩負道統，被推崇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韓愈大倡此說；迂腐透頂，装腔作势的宋儒就专念这本經。另一派主张“文以言志”、“詩以达情”，这就是說“你怎样想、有怎样的情感，你就怎样写。”魏晉六朝、明中叶、清末、“五四”时代，不少人专主张这个說法，这一派是作为前者的反对派而出現的。这两个說法鬧得不可开交。我上学的时候，常常換过一个国文老师，就先宣布一次他的政綱。有的是“載道”派，就专叫我們作“士先器識而后文艺”一类的古文；有的是“言志”派，我們就得写“春日郊游記”，不管你游沒游过也得写。不然就不讓你及格。弄得我稀里糊涂，“道”既未載成，“志”也未說清，就成为現在这样的半吊子。

其实，现在看来这个争论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有点两点论的精神，不要把脑袋僵硬得如花岗石那样，就很容易说明白。作文章总得“载道”，绝不能不说道理，没有个逻辑。“言志”也是载道，只不过是你的道，我的道罢了。可是也得达情，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然大家都照本抄人家的，那还算什么文章。用今天的话说，既要“义理”，也要“辞章”，文章最好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那么道也载了，志也言了，不就成了文章了嘛！

这信是在招待所里，在晚上的灯下写的。明天还要下地，不敢再论下去了。先写到这里吧。

五月三日于公主岭。

創作是文艺的采掘工业

× × 同志：

你說我可以就我們本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說点意見，那么总算找到写信的題目了。不管我的意見对不对，总比我的老师讓我写“春日郊游記”要容易一些。何况我这个人就是有些“万金油”似的兴趣。什么都想发发議論，文学、音乐、美术、戏剧都爱好，都是門外汉，又都有些杂感。那么就鳴放一番吧！

我看，这些工作中，文学創作应该是根本的一环，是基础。因为創作，也只有創作，才是文学艺术劳动里的采掘工业，不可能基础工业搞不好，就把加工业搞好了。比如：电影、戏剧的基础在于剧本。剧本好，就先行决定了一半；音乐工作的基础在于写詞、作曲，有了歌曲才能唱。唱得好，沒有好歌，沒有恰合时宜，正投群众脾胃的曲調是不行的；美术工作也如此，先要抓住生活的美，形象的美，有了創作，才能提高技巧，推动整个美术工作。因此，我看我們要用十分之五六以上的精力去抓文艺工作中的創作，只有这一环作出了成績，才能带动全綫。

对全国來說如此，对于一个局部、一个省和地区來說也如此。如河北省，梁斌同志写出了《紅旗譜》，当然这是有功于历

史、有功于全国的优秀作品，但在这本书里，扑面而来的的是河北平原的泥土味，人物是燕赵的感慨悲歌之士；在这里，我們回到了平汉路兩側的麦田瓜地裡去，看見了滹沱河的月色，聽見了十里相聞的夜色中的轆轤聲。又如江西省，楊尚奎同志寫的回忆录，邓老寫的《潘虎》，那些老苏区的英雄人物傳記，都独具特色，能把我們帶到十年內战，三年游击战争的“紅旗漫卷西風”的意境中去，讓我們認識老根据地的英雄的人民和可愛的土地。广东欧阳山同志的《三家巷》，广西的《刘三姐》，山西的《李有才板話》、《三里灣》，河南省小李淮（当地人民对他的爱称）的《耕云記》。你看，这些都是有名的并風聞全国的作品，也是最有乡土气味的作品。要想真正比較深刻一些，有分量的反映本地的人民、风物、历史，只有抓住文学創作这个环节。除此而外，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这个工作步驟呢？

我們吉林省的文艺創作，應該說是有成績的。無論在創作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是逐年进步的。据我看，近两年有三件事做得很有成效，一是写工厂史，公社史。二是組織干部写回忆录，伍銀荅同志的《我給毛主席当警卫員的时候》，蔡炳臣同志的回忆小說，都很有价值。第三，是几个青年作者在这二年露了头角。而且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特色，这是很可喜的。只要努力下去，不愁我們不能写出我們本地的《紅旗譜》，写出本地的好作品来。

但是，應該承認，我們在这一环上究竟做得还很不够，理由很明显：我們沒有拿出更有分量的东西来。这个事实，應該鼓勵我們奮勉向前。

我想是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并着手組織进行这个工作的时

候了。應該密切地關心正在進行這種創作活動的同志們。你們不是正在幫助《洮河飛浪》的脫稿嗎？不是正在搞《幸福之路公社史》的二稿三稿嗎？不是有人動手在寫楊靖宇傳嗎？但愿這樣的活動組織進行得更有效。

如果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只有這樣兩點建議：第一，是多幫助創作，多給他們一些有利條件，多提供一些參考的材料，但絕不揠苗助長，越俎代庖。因為，急是急不成的，飯是一口口吃的，稿子是一遍一遍改的，創作雖然集體有集體的用處，但畢竟要有一个人去完成的。絕不能取一個平均多數。助手和幫忙的人只能在作者的意圖下，在保持作品的特色的情況下，幫助作者做一些事。第二，允許鼓勵不同的體裁、題材、風格、樣式的嘗試，先作出成績來，多寫出一些東西來，並多看一看，再去評論。尤其對於青年作者，不必過於求全求嚴。比如，依我看鄂華寫的外國人，丁仁堂寫的獵雁姑娘，都是創作過程中的一个暫時里程，還難說是什麼穩定的傾向，這樣的作品應重視，但不能苛求。多給些建議是好的，搜頭蓋頂的批評和鑑定還不必要，也嫌太早。理由很簡單，在我們這裡，有分量的作品的創作還正在進行中。第一步最要緊的是先要拿出作品來。

當然，這一點也不是說不該批評，不該討論，或已進行的討論沒有益處；而是說，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多鼓勵創作上，先拿出東西來，一步步的要求質量的上進。

這個看法妥否？僅供你和編輯同志們參考。

五月四日。

当代英雄的形象

××同志：——“当代英雄”这个题目，真有点棘手。

你们正在讨论“什么是当代英雄”、“如何塑造当代英雄的形象”。我也想插一嘴，说说我的看法。

我看这个问题容易回答，也很难回答，回答的好有好处，回答的不好也有坏处。

从概念出发，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从创作的实际情况回答，就不容易回答。

只要一问，现在是什么时代？革命处在什么阶段？现在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代的劳动人民的主要活动基调是什么？只要把这些回答了，说对了，当代英雄不就有了吗？这不是一堂政治常识课就上完了吗？

可见，单就问题本身，就概念回答概念，从前者导出后者来是容易回答的。

可是，对于创作来说，对于文学来说，这样回答还未解决问题。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有了概念，有了要求就有了一切的。还要吸收滋养、怀胎、孕育，要观察、发现、提炼（如沙里淘金一样），要从生活中找出当代英雄的形象来，找出他的影子来，

要从形象到概念，而不是反轉过来，从概念到形象。

如果反过来問，在我們的生活中你已經遇到了怎樣的当代英雄？你发现了人民的心目中，正在对怎样的人物引起了最广泛、最深刻的热情？在已有的作品中已透出了多少塑造了当代英雄形象的消息？在这些形象中，各有何特点和共同的規律？請試試看，請試試回答一下这样的問題。可見，这又并不容易回答。要回答就得艰苦地科学地占有資料，做好分析、研究的工作。

“当代”是一个历史范畴。“当代英雄”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当代是什么？英雄是什么？要看你对于历史的本质，它的深度和广度怎样去理解。我們面前的这个时代是最生动、活泼，有說不尽的方面，难于一下子捉摸的内容。这样的时代，英雄多得很，方面也多得多，絕不能用历史的简单类比去概括他。比如只說“罗成、穆桂英、黃忠”就很不够。也不能只从他們的职业分类去概括他，如“保卫者、建設者、劳动者”，这也只是指的一个方面。你要想抓住他，就要抓住他最本质的特点，即他們的精神面貌中最有特色的地方，他在全部历史发展中独有的邏輯位置上的特色。但这是发掘、摸索、塑造工作本身才能解决的任务。理論的探索，概念和研究的指导有一定的作用，但有血有肉的当代英雄形象究竟是要由有血有肉的父亲和母亲生出他来，不能从抽象的公式中跳出来：对于这个問題回答的好，可以推动我們的創作，少走弯路，能更自覺的有意識的去挖到水源上，把他发现出来。但是，如果回答的太简单、抽象、片面，也可能影响創作，限制創作，对于創作沒有帮助，反而有不利的作用。

电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中的高占武是不是当代英雄？

是！——普洛米修斯是古代希腊神話中的英雄，因为他从天上偷来火給了人間，犯了天神宙斯的罪，因此一个人被綁在山上受难。高占武这个青年复員軍人是从自然那里夺来水，如一个青銅騎士一样向天开仗。所以这个形象就很动人。影片《黄河飞渡》中的王凱也是这一流人物。他滿脸忠厚，他朴素得正如真理一样，象我党、我軍的每个毛主席的战士那样，是我們中最普通的一个，也是典型的一个，是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处处为人民着想的思想教育出来的一个成員，是英雄，也是最平凡的战士。还有，影片《战火中的青春》里的高山是不是英雄？这个現代的花木兰，并不是离开生活跳出来的，她也是英雄。誰看了这样的女孩子能不敬佩，能不爱她！因此，如果企图用一两个臉譜制定当代英雄形象，是不可能的，一百单八个也不够，一千个也不行。表现这样的英雄只有一部《水滸传》大概是完不成的，何况是要用几句话說清当代英雄呢？是的，要概括，当代英雄有共同的特点，但是任何概括第一是实际自身的概括；第二，任何概括都是一个近似的，一个側面的概括。这是在概括时必须注意的。

我同意进行关于当代英雄形象塑造的討論，但我又很希望这个討論不要性急、太简单。很可以一边討論一边創作，在生活中、斗争中、創作中挖掘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这才是最好的回答。

五月六日

要揭示出美来

××同志：

前几天，我曾写了如此一篇短文，现在抄寄给你：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如毛主席的诗句所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有人问：中国哪里最美？我说：哪里都美，各有其妙。

你不是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吗？是的！但是别忘了还有“华山峰岱世间奇”呢！既有“漓江春色”，也有“黄山云海”，既有“岭南红叶”，就有“莽原驱雪”。你不是愿意听“采茶扑蝶”的歌吗？对了，那是南方的美。但是且慢！你再听听“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是哪里？对于这“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你不会陶醉了吗？

南方有南方之美：稻花菜圃、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小溪春水，……北方有北方之秀：平原麦浪，兴安雪海，素裹银妆，原驰蜡象，……东方有东方之丽：海边日出，浪曳飞舟，沙滩浓日，……西部有西部之奇：天山牧笛，莽昆仑横空出世，……。我们的祖国到处都好。今天不是“五一”节吗？可是同一个节日，我们这里才嫩芽初放，首都已经是牡丹盛开了；上海呢？玉兰飘香；广州呢？绿天浓趣；海南呢？椰林蔽日了。

论人物也如此，只要一数当代英雄，哪里没有他们的足迹呢？

“一代人唱一代歌，一方土有一方人。”在这里劳动的人，特别爱这里，这是可以百花齐放、争强斗胜的。我是在吉林省长大的，现在又在长春劳动着，因此我很爱这块土地，我想说：“长春很美！”

戏曲“李逵负荆”中，这个黑大汉还懂得为“梁山美景不寻常”辩护，他说：“有谁说俺梁山没有好景致，我就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这争论的态度固然有些太粗暴，这“爱我梁山”的心却实是溢于言表。李逵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

我们的长春该多么好啊！现在春天步步逼来，树叶一放，浓荫遍地，又该是整个城市进入公园里的的时候了。

我们的吉林实在是个好地方，长白山、松花江，江山多娇，人物风流！在这里劳动的人听着：

来！一起歌唱吧！

你会问我，这篇短文是因何而写起的？我可以告诉你它的起因：

我常常和一些人吵嘴，吵的题目就是本地有没有好风景，这江山可爱不？尤其是爱和南方的同志吵。南方我到过的地方少，美不美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承认它是美的，有的是我直接看见过，有的是“神游久矣”。可是我反对说本地风景不美。谁说说不美我就生气，想把本地的美说给他听听。但一说之后总是不从心，觉得说的不到家，没说清楚。经过几次的教训之后，我想了想我的战术上有没有错误，争论的态度对不对头，是不是象李逵那样不说理。我发现这里是大有文章的。

如果说美是客观的存在，自然的美也首先是客观的存在（现在不正在进行着美学的争论吗，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美是什么？美的对象，和美感的问题）。那么，东北的美，吉林的美，长春的美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了。那么为什么未引起人们的足